

莫里森政府正式决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巴以均不满澳大利亚折中方案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5日宣布，澳方正式决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其使馆不会从特拉维夫迁往西耶路撒冷，并表示巴以问题解决后将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令莫里森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决定不仅引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不满，也被认为是为澳大利亚国内选举而展开的一场政治算计。18日，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将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没有一方对此决定表示欢迎

据莫里森解释，澳大利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因为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议会所在地，也是许多政府机构所在地。不过他强调，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之前，澳大利亚使馆不会从特拉维夫迁出，“我们期待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在最终地位确定之后，将我国大使馆迁至西耶路撒冷。”而在过渡期间，澳大利亚将在西耶路撒冷设立一个防务与贸易办事处。

另外，莫里森称，澳大利亚支持巴以双方以两国方案解决争端，在和平解决后，澳大利亚将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一经公布当即引发了众多伊斯兰国家的不满。巴勒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埃及等先后发表反对声明。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赛义卜·埃雷卡特在声明中说：“我们一开始就反对，这一决定是不负责任的政策，出于狭隘的国内政治因素，与世界和平及安全相违背。”

印尼外交部也谴责了这一决定，但同时提到已注意到澳方没有立即搬迁使馆。据分析，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今印尼正就贸易协议与澳方谈判，双方迟迟未能签署协议，缘由之一正是印尼方面不确定澳方对巴以问题的立场。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推迟了更具争议性的大使馆搬迁。

如果说伊斯兰国家的不满在意料之中，那么以色列的冷淡有些出乎意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6日拒绝就澳方决定直接作出回应，“我方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没有更多要说的。”在这份声明中，以色列外交部称，澳方决定“在耶路撒冷”设立贸易和防务办事处，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查比·哈尼比的一番话却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其立场：“很遗憾澳大利亚政府犯下严重的错误。耶路撒冷不分东西。耶路撒冷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永恒的控制权。我们的领土不能被分割或破坏，希望澳大利亚能很快找到改正错误的方式。”

为国内选举而展开的一场“政治算计”

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继而迁馆，引发国际政坛震动。在美国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后，巴勒斯坦民众与以军冲突不断，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5月14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在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在加沙地带巴以边境的抗议活动导致至少50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此后，以色列积极推动其他国家效仿，却成效甚微。虽然巴西等国都曾表示要迁大使馆，但一年内只有危地马拉和巴拉圭付诸行动，而后者不久后又把使馆迁回了特拉维夫。

在巴勒斯坦强烈抗议、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大环境下，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的追随国家之一。今年10月总理莫里森就曾放出风声，要求澳内阁考虑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同意迁使馆。彼时外界认为，莫里森是有意追随

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事实上此举更是与当时悉尼市文特沃思选区举行的联邦众议院补缺选举有关，当地选民中有12.5%的犹太人。只是，莫里森所属执政党自由党在选举中丢掉了一个关键席位，执政联盟不再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莫里森的构想因而遭受反对党嘲笑。

这一举动也在10月曾引发澳大利亚阿拉伯裔社区的强烈反响。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巴勒斯坦驻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依扎特·阿卜杜哈迪认为，莫里森是将狭隘的选举利益置于国际常识之上的一个例子；莫里森的言论与澳

外交政策不一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直认为耶路撒冷问题是最终两国方案的一部分。悉尼的阿拉伯裔社区也曾发出声音，“我们不应该为了在选举中赢得一个席位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这将使他失去所有澳洲人的信任。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想卷入一场竞选大战。”据分析，如今澳大利亚正式决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在巴以问题解决后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这是一种“折中”的方式，但未料到，没有人对此表示满意。



在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前，印尼民众手持标语抗议澳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视觉中国

今年财政赤字锐减，明年将出现十多年来首次盈余 澳总理莫里森有了“选战基金”

澳大利亚政府17日预测，2018至2019财年年度预算赤字将大幅削减，2019至2020财年将出现十多年来首次盈余。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希·弗赖登伯格在首都堪培拉说，2018至2019财年预算赤字将从今年5月预估的145亿澳元(约合717亿元人民币)减少至52亿澳元(257亿元人民币)；2019至2020财年将结束十多年预算赤字。弗赖登伯格告诉媒体记者：“经济增长，就业人数创纪录……有助于提高收入同时削减开支。”

路透社解读，这是澳大利亚10年内最好预算前景，将成为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的“选战基金”。莫里森兜

售经济数据，以证明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比反对党工党更有能力。民意调查显示，工党将在明年5月18日联邦议会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至2019财年定于明年6月结束。为在竞选中拿经济成绩说话，莫里森上月宣布，政府明年4月发布新财年预算，比往年提前一个月。

财政部部长马塞厄斯·科尔曼暗示，莫里森政府将把减税作为选战“中心”话题。在一些经济分析师看来，莫里森已经掌握充足资源。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戴维·德加里斯说，弗赖登伯格发布的财政数据“相当保守”，“我们一直追踪即时财政收支数据，原本可以作出更好的预

测”。他推测，莫里森政府可能为明年议会选举前实施减税留出空间。

澳大利亚经济状况令不少国家羡慕，失业率保持在6年来最低水平。只是，不少选民对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8月遭党内“逼宫”下野而耿耿于怀。莫里森接替特恩布尔，成为澳大利亚过去十年间第六任总理。

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设150个议席，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原本有一个席位的优势。特恩布尔放弃的议席在10月补选中由独立候选人夺取，另一名自由党议员“退党”转为独立议员，致使执政联盟所占议席减为74个，成为少数派政府。

陈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针对美国制裁崔龙海等三名朝高官

朝鲜沉默近一周后谴责美方挑衅

针对美国宣布制裁朝鲜高官之举，朝方在沉默近一周后于16日表态谴责美方这一“挑衅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在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可能性之际，此次制裁风波显示朝美近期互动再次遇挫，而朝方在对美方表达不满的同时，也不说过头话，为两国关系缓和留余地。

据朝中社16日报道，未公开姓名的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室长发表谈话说，自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6个月来，美国炮制朝方参与洗钱、通过船舶转运进行非法交易、开展网络攻击等各种借口，数次对朝鲜乃至第三国拿公司、个人和船只启动制裁，近期又拿不存在的“人权问题”做文章，做出把朝鲜领导干部追加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挑衅行为”。

这名官员表示，对对方进行威胁、恐吓和打压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朝鲜主张应首先构筑信任，通过从能做到的事情开始、逐一分阶段进行的方式改善朝美关系。

美国财政部10日宣布，将制裁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等三名朝鲜高级官员，称他们管理的部门涉嫌在侵犯人权等行为。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美国通过制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等身居要职的实权官员，进一

步向朝方施压，显示美国对朝“极限施压”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热议可能举行第二次“金特会”之际，美方释放出要求朝鲜必须做出实质性无核化举措的信号。

他说，一方面，美国此次直接制裁崔龙海这个级别的官员对朝方来说难以接受，因此必须通过严肃表态来表达对美国的愤慨；另一方面，朝鲜正积极加大经济建设，在外交上希望打破与美国关系的僵局，不希望和平对话的趋势发生逆转，或许正因为如此朝方此次在美国宣布制裁后近一周才表态回应。

王俊生还分析说，朝美在半岛实质性无核化进程、朝鲜所要求的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的顺序上一直存在根本性分歧，此次风波意味着朝美近期互动又遇挫，既有双方矛盾升级的迹象，也有双方在谈判期间讨价还价的考量。

2018年，是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希望重燃的一年，起伏伏格外牵动国际社会的目光。但临近年末，局势再度微妙，美方已不止一次“喊话”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又添变数。越是面临难以妥协的根本性分歧，朝美双方越不能刚硬到底又踩刹车，需要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需要通过释放诚意来增加双方关系的润滑剂。互信本就匮乏，态度切忌反复。2019年即将到来，朝核问题对话能否在新年取得突破？唯有拭目以待。(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土耳其欲向美国购买120架F-35

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也想要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6日说，土耳其打算向美国购买120架F-35型隐形战斗机。

“我们将购买120架美国制造的F-35战机。”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一场集会上说，“飞机的一些部件将在土耳其生产。”

前一天，埃尔多安的发言人易卜拉欣·卡伦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一场论坛期间告诉记者，如果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可能取消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机。埃尔多安16日没有直接谈及这一顾虑。

土耳其原打算向美国购买至少100架F-35。只是，已交付战机的使用以及后续订单在美国国内面临阻力。一些美国官员先前警告，如果土耳其政府推进S-400导弹系统购买计划，美方可能不

允许已交付战机飞回土耳其。美国国会借助立法给战机交付和采购设障。

美国国内反对者担心，一旦土耳其把F-35战机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用于协同作战，会使俄方有机会窥探前者的性能甚至弱点。另外，土耳其要求美方引渡土方视为2016年末军事政变策划者的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一度拘押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以及埃尔多安2017年访问美国时土方警卫殴打示威者，同样是妨碍这笔军火交易的原因。

土耳其2002年加入美国发起的F-35战机研发项目，获得采购这一单座单发动机隐形战机的资格。美国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今年6月在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的工厂向土耳其交付首批两架F-35。

陈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直布罗陀沦为英欧博弈砝码

地球村即景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据英国媒体报道，12月14日，一艘西班牙海军舰艇进入直布罗陀海域。英国皇家海军对其采取了驱逐措施。12月以来西班牙海军频频在直布罗陀“大秀肌肉”。12月4日，西班牙海军“埃琳娜公主”号巡洋舰进入直布罗陀海域，甚至通过扩音器播放西班牙国歌。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次入侵行为。

事实上，作为英国的海外领地，直布罗陀牵扯出英西两国一段长达300年的恩怨。尤其在英欧“脱欧”谈判中，直布罗陀更是成为西班牙的一大砝码。西班牙试图借此实现梦想已久的“英西共治”，而心属英国的直布罗陀最终成为英欧博弈的牺牲者。

“英西共治”，西班牙想了300年

自1713年以来，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就一直是英国的海外领土。根据2017年的“脱欧”谈判指导方针，“脱欧”协议在直布罗陀问题上必须获得马德里和伦敦双方的一致同意。因此直布罗陀海峡的归属问题成为横亘在英欧之间的一大障碍。

此前的一项草案一度让西班牙颇为恼怒。草案的第184条规定，“脱欧”之后将有21个月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内英国将继续留在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之中，该条款也将在过渡期内覆盖直布罗陀。然而该草案还暗示，过渡期之后，英欧之间任何未来的贸易协定都将覆盖直布罗陀。西班牙认为，这严重损害西班牙在直布罗陀的权利，并指责英国在“脱欧”协议中玩文字游戏。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甚至威胁英国：若无实质改变，西班牙将阻挡“脱欧”协议在欧盟获得通过。桑切斯表示，英国必须就直布罗陀的“共同主权”开展谈判，“一旦英国离开欧盟，直布罗陀与欧盟的政治、法律乃至地理关系都必须通过西班牙这条纽带维系。”

为了获取西班牙对“脱欧”协议的支持，英国在直布罗陀问题上不得不与西班牙妥协。11月24日晚，英国和西班牙终于就“脱欧”直布罗陀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不纳入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贸易协定中”。英国“脱欧”后，任何涉及直布罗陀的协商都必须由英国直接和西班牙谈判。此时距11月25日的“脱欧”峰会召开仅剩十余小时。英国在直布罗陀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也直接促成次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通过“脱欧”协议草案。

这意味着英国“脱欧”并不包括直布

罗陀。据分析，这实际上赋予直布罗陀双重主权，英国和西班牙共享直布罗陀的主权，西班牙更是借英国“脱欧”实现了梦想多年的“英西共治”直布罗陀。

选择欧盟，更选择英国

直布罗陀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端，是英国14个海外领地之一，也是其在欧洲唯一的海外领地。从地理位置上看，直布罗陀无疑更像是西班牙的一部分，1501年被纳入到西班牙版图之中。然而在1701年开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直布罗陀被英国、荷兰和奥地利组成的联军攻占。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中，直布罗陀被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从1713年至今，西班牙一直寻求收回直布罗陀主权，英西围绕直布罗陀归属的争端已经持续了300年。

作为英属殖民地，直布罗陀也参与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是坚实的留欧阵营——投票者中多达96%支持英国留欧。然而，尽管直布罗陀选择留欧，英国最终选择“脱欧”。这意味着如果直布罗陀回归西班牙，就能继续留在欧盟。

直布罗陀曾在1967年和2002年举行的两次“留在英国还是回归西班牙”的公投中均以压倒性优势作出了选择——超过99%的人决定留在英国。这一次，直布罗陀依然不愿意回归西班牙的怀抱。2016年末，当地就此议题再次公投，结果与14年前惊人得相似。直布罗陀政府更是回应称，“希望西班牙不要浪费时间在争夺主权上”。

据分析，尽管英国已经相对衰落，但是西班牙的国力仍然与之相差悬殊。从经济角度来看，西班牙GDP仅为英国的一半左右。在军事力量上，英国拥有独立的核力量，军队人数是西班牙的两倍以上。尤其在海军方面，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之一。另一方面，正如前世界小姐凯妮娅·洛佩兹2017年当选直布罗陀市长就职典礼时所强调的那样，“无论来世今生，我永远都是英国人。我很自豪自己是英国人。所有直布罗陀人也是一样，以身为英国人而自豪。直布罗陀的现在与未来都属于英国。”经过300年的统治，直布罗陀人已经完全认同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因此强烈反对并入西班牙。而如今随着英国正式开启“脱欧”进程，直布罗陀的命运最终沦为英国与西班牙的博弈砝码。

今年部分国家为何金融动荡

专家视点 丁 纯

和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7、1998年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一样，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元走强，在危机时期从发达国家大量遣返、涌向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游资，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预期所吸引，出现大规模回流。这无疑导致了危机期间因为深受国际热钱追捧而资金供给富裕的新兴经济体，瞬间感受到强大的资金退潮压力。高比例美元计价的债务导致偿债负担陡增，违约风险冒头。美元上涨和缺乏出口品定价权导致经常项目恶化。通胀上涨迫使加息，使得经济增长失速，进一步衍生资金外逃，形成下行螺旋。

其次，美国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动，提倡“美国优先”政策，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视国际规则为无物，无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和全球协调作用，对诸多国家增加惩罚性关税，这极大影响了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环境，暗淡了未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预期，自然也恶化了新兴经济体所处的经贸环境。

最后，美国利用各种手段，打压新兴经济体，最为鲜明的案例就是土耳其。美国在土耳其中东事务上分歧严重，趁着土耳其经济风险暴露、通胀攀升之际，美国宣布对土输美钢铁制品分别加征高达50%和20%的关税，致使土耳其里拉今年一度下跌逾40%。

总体风险可控，不至于酿成全球性灾难

从出现货币市值暴跌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看，真可谓“幸福的家庭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之所以出现货币暴跌、人心浮动的景象，主要还是和这些国家本身结构性问题，以及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应了那句资本市场上著名的流行语：“当大潮退去，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

比如，阿根廷比索曾一天内闪崩8%，南非兰特也走势疲软。这一现象的背后均有两国自身的结构性软肋和政经社会痛点。

在阿根廷，政局更迭频繁，政策难以连续。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为赢得民众支持，依赖赤字财政支撑高福利待遇，自身资本盈利能力羸弱，出口产品仍以农产品为主，经济平衡能力差，资本项目欠缺监管。而在南非，经济动荡主要和政党派提出的经济政策造成社会恐慌密不可分。

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挑战，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将会去向何处？笔者认为，总体应该风险可控，不至于酿成全球性灾难，但要看好后续全球政经走势和各国应对的情形，也不能完全排除“黑天鹅”事件的可能。

其一，尽管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民

粹风潮的阻击，但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尚可，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平稳，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和货币贬值，给全球和区域经济体带来“蝴蝶效应”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不应过度担忧。毕竟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与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来说都有提升，如土耳其所欠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债务，占这些国家对外贷款的比例不大。比如，土耳其欠西班牙的债务只占西班牙银行贷款总额的2%左右，传染连锁效应可控。

其二，与当年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遭受毒害的新兴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如债务率、通胀率等相对较低，回旋余地不小；且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传染性的警惕，以及积极应对的态度，也较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最后危机的走向取决于相关国家的调控政策、调控能力以及国内外人心向背和国际政经局势的影响。如土耳其政府及时调整了对欧美的政策，提高利率，加强外汇管制，鼓励民众爱国自救等举措，加上其特殊的横跨亚欧、北约成员国和中东要冲的地缘政治地位，使美欧均不能痛下狠手，使危机得到相对缓解。当然长期还取决于其经济结构调整、政局的稳定等因素。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